

不是，那不是樹液上昇的聲音，他的頭已昏痛得抬不起來。數時後，他從胸口猛烈地噎出幾聲咳嗽，他覺得喉管中有火鏟正在燃燒，同時通身都在火中。那時方始半夜，剛傳來幾聲早更公鷄的啼啼，因寒冷而啼得十分激烈。

——五十二年十二月於臺北

## 欠 缺

那年我大概十一歲，因為我剛剛考進了師院附中的初中部。那時節我們的家遷住在同安街；這是我們在臺北的最早居處；還不曾搬到後來的通化街，通化街以後又曾搬到過連雲街，但似乎在我的印象中還是每一先住的地方較以後的爲好，每遷移一次便降差一等。也許是對愈遠童年的偏愛造成的這個錯覺。

同安街是一條安靜的小街，住着不滿一百戶人家，街的中腰微微的收進一點彎曲，盡頭通到灰灰的大河那裏。其實若從河堤上看下來，同安街上沒有幾個行人，白的街身，彎彎的走向，其實也是一條小河。這是我十一歲那年的安靜相貌，以後小型的汽車允許開到這一條街中來了，便失去這份寂寞了。我現在回憶的還是通行汽車以前的時代。

總之，在那個時候的同安街，可以看到花貓猶在短牆頭懶懶的散着步，從一家步到另一家。街中是滿眼的綠翠，清芬的花氣撲鼻，因爲在人家的短牆背後植滿了花木，其中包含百里香、杜鵑、木芙蓉、夾竹桃、金雀花等等。花是最愛同安街的「居民」了，春天時開花，秋天也開花。而尤教人無從忘懷的還是那小街的夜晚，當黑暗的街街點上靜穆的路燈的時候。夜晚似乎更靜了一些。賣雜貨的小舖子，不一樣鬧市裏的商店，九點半鐘便打烊了。子夜從九點半鐘便開始了。夜在這一條街上有着極安穩的睡眠；且有着最長久的睡眠。風搖動着蕭蕭的夾竹桃尖葉，天空裏

的細小星辰眯着眼睛，幾個時辰以後，黑夜過去，黎明到來。在早霧中，仍不同於鬧市裏的商店，小雜貨舖子的頭家便卸下門板了。

一個少婦，在那一年的春天，在靠近大河的街尾的地段，開出一家裁縫店來。那時正是樸素淡雅的臺北市開始向經濟繁榮的初期，一些三層樓臺的洋樓可以在這裏那裏看到矗落起來。從前一個多季開始，我們小孩子便有趣的看着我們家對面的空地上築起一座洋樓了，我們那時覺得心中又興奮又悲哀，興奮是孩童的我們對一切新奇的經驗，新的聲音，新的顏色，新的物體，新的遭遇，均感到是對無任大的胃納的一種滿足，悲哀的是一塊可以踢球的蔓艸空地從此失落了。樓房在春天蓋成，婦人便搬遷進來。這是一座橫三間，高三層的房子，婦人和她的家佔右邊的一組，上中下都歸他們，樓下便是開店，二樓和三樓住家。據說這一個少婦是這幢高樓的房主，整幢的房屋都屬於她的，我們小孩子都以爲房主便要將整個的樓上下都掣來自住，但她只住它的一部份，泰半租出去給別人。租出去後不滿一個星期，她又將那泰半轉售給別人。我們心中難免不覺地爲她只住到一部份感到惋惜。

我那時候是一個早熟的孩子，雖然我的個子看起來較我的年齡還低兩歲。但正如一般普通發育不全的孩子樣，心智在另一方面做着脫離的補償，比年齡還高兩歲。有一天，我發現我愛上這一婦人了。發現的時節是在春假裏，綿延不息的春雨過後，百花競開的四月。

我是一個敏感而又內向的孩子，對於冶豔妖嬈的女人，心中存着懼怕的心念，只喜歡那容貌善良的女人（唉，到今天還是這樣），裁縫店的這位女主人便是我最易傾心的那類。

她大約三十五六模樣，不大愛打扮（這點很重要），臉上不抹胭脂也不搽粉，只在嘴唇上塗

一層唇膏。那一張唇又是經常咧開露出雪白和懇切笑容的。還有她的一對眼睛，不僅美麗，露出的善良更重要。我對於她的愛不僅出於她風姿的讚歎，也誠出於對她美德的一份景慕之忱。

愛在一個早熟的孩子身上，髣髴一朵過重的花開在一枝太纖細的梗莖下，不勝其負荷。我纔體味到愛原來是一種燃燒，光亮的火光如果是愛的快樂，造成這火光的卻是燃料牠自己的燒灼。我實在不能相信這種用燒灼自己來換取快樂的自虐狀的倒錯是種快樂。我雖則那時的人生體驗還不足短短的十一年，但我已經從若許過往的微細痛苦裏得出一條躲避痛苦的方法，便是你若歡喜上某件東西，或某個人，你即刻尋出他的缺點來，這樣你便不再愛他，減卻你的負重。我在往後的幾天，便時常潛伏在她的店舖的對面，極爲冷酷地，想要看出她的醜貌來。然而我察看的愈久，愈覺得她的容貌美麗。因是我知道愛已陷進體內得更深，已經無能起出它，只有聽任它留在身體內了。

春假已經是最後一天，我預備着要盡這一天在外邊把假期玩滿。一早我便到新的踢球場那裏（改在雜貨店旁邊的垃圾堆前面），去等候其他孩子的聚集。我們這一天玩得比平時提早得多，那時大概纔八點鐘不到，我們吵鬧的尖亮嗓音吵醒了一座木樓上的一個公務員，他打開小窗子，身穿睡衣，探出頭來大聲的罵，我們的皮球又不時打到垃圾堆旁邊擺着煙攤的窮老太婆頭上，她提着一柄掃把想打走我們，但因爲她老得實在沒有追上我們的氣力，只有像個衛兵一樣橫着掃把站在煙攤的前面，誰要跑那裏過的就吃她的一槍，但大家都小心的不跑那裏過。阿久的小狗也跟瘋了似的跟着我們亂跑，牠不知爲甚麼更是要跟定了我，不斷的跳到我身上，害我絆倒了好幾跤。直玩到阿久的媽媽出來將他們五個兄弟喊回家去吃燒餅，我們纔把遊戲結束，悻悻然的散

了開去。那時好太陽已經照了一街，人家牆頭的樹叢綠蔭蔭的，買菜去的媽媽們已打着接近夏天的遮陽傘，因為幾天以來陽光已經增加了好一些熱度，熱得已經把打蕾的金雀花和夾竹桃都提早熱開了。我覺得口乾，便鑽到劉小冬家的院子裏，到他們的水龍頭上去喝水。水流得我一臉一額子都是，我就讓陽光去自行的曬乾它。我走那裁縫店經過，看見那婦人在店門口和一位太太在聊天，並在逗弄那太太手中的孩子玩。我爬上同安街尾的斜坡，下了臺階，到大河去。

這河在陽光下閃出粼粼的波光，像有千萬個圓釘在一上一下。河的對岸，兩輛牛車在沙灘上緩緩的爬着。站在一棵新纜吐芽的小樹底下，我聞到岸上烘乾了的泥土的香味，吹到還涼冷着的河風。從小樹下走開時，我不禁拉開了喉嚨，高聲的唱起：「夏天裏過海洋」。我邊唱着歌，手裏邊打着拍子，向河的上游走去。我走到一片竹林子裏，找到了一塊較平坦的地方，躺了下去。

前面是竹葉間閃閃發光的河流，後面是織錦得像波斯地毯的河邊農地，上面大塊大塊的翠綠是稻秧；大塊的鰲褐是新翻未種的春土；小長條的淺綠，像那醫生用的玻璃試片的，是豆苗；金黃的方塊是油菜花。這一切都在春風裏簸動。農夫的短小黑影，可以看見到在遠處工作中。田中不時傳來一陣陣輕蕩的薄味。

我靜靜的躺着，想着各式不着實際的事情，但都是快樂的事情，讓幻想跟着天上被輕風吹送的白雲跑。我翻過一個身，把下頰枕在交疊的雙肘上，凝望着竹葉隙縫外頭的河。我想到那裁縫店中的婦人身上。我的愛情找不到任何的人可以告訴，只有向河訴說。後來這條河又成爲我後一年學習游泳的痛苦所在，現在想起來，我的童年是可以說是在這一條河的旁邊長大的。我後來瞞着我的母親，一人到暑日下的河水中，懷着對溺斃的恐懼，獨自去尋求浮在水面的技術，但終未

成功。從此我未有再學，因爲失去了去掙扎的勇氣。

河流似也不懂回答我的細訴，我翻回原來仰臥的姿勢，用一面手帕蓋起了臉。

直到日頭行到當午的時候，我纔揭開手帕坐起來。我想起我的母親在家中等我吃飯，便離身站起，走回家去。這時田中的農夫都已不在，大概也都回家吃飯去了。

我在家裏遇到那個臺灣的莪芭尙，她還沒有走，仍在替我們熨燙衣服。莪芭尙看到我便問：

「少爺，你看到我的春雄了沒有？」

我說沒有。

「你不是在外面和他一同玩的麼？」

我說不是。

「不曉得死那裏去了，我叫他快點來幫我拖地板的，可一直就沒看到他的影。我的春雄遠比不上你們的少爺呵，太太，你們少爺又聰明，又用功，小小的年紀就唸初中了，以後就唸高中了，唸完高中就做大官了，」她抖着一件父親的白襯衫說。

莪芭尙時常這樣的讚譽我，說我唸完了初中便唸高中，高中唸完了後她不知道尙有大學，所以唸完高中，就做大官了。

母親打着生硬的臺灣話回答她道：

「你還不也是一樣，春雄將來也唸書，也掙錢給你用，孝順着你。」

「多謝，多謝。可是我苦命人啊，太太，春雄的爹早早死了，剩下我一個人來帶着春雄，是，我別的不希望了，只希望春雄也跟你們的少爺一樣，好好唸書，以後考進初中，進完初中

高中——我可是怎麼的苦，洗衣服洗到了老，也要掙錢讓他讀書。」

「他會好好的唸書的，」母親說。

「我啣啣然歎了一口氣。」

啊，這善良的老婦人，我還能記得她那深褐寬大的臉龐，像一塊黑麵包，溫暖而又光澤，那一種單純的善和純正的愛的糅合。後來她不知到哪裏去了，沒有人曉得。像這一類型的溫良人，隨着我年齡的逐見長大，愈見愈減少了。我想他們是不易生存在日趨工業化的社會裏的。關於她我記得清楚的還有另一件細事，那是出於童年時的怪異的觀察力：我常常注意到她的一雙光腳板，那是踏在我們家的亮油油的地板上的，十個肥腳趾趾趾開來。我注意到這件事大概是因為家裏的人都穿拖鞋，我們放在玄關的門口也有許多雙請別人穿的拖鞋。我尚向大約還不習慣我們這種外省人的習慣，所以總是不穿。那時我在小小腦筋裏想，就是我們的我尚肯穿上拖鞋了，我們又上哪裏去找那樣大的一雙送給她穿呢？

那春假的最後一天，我記得的另一件事是，下午我去買回了一本日記。某種對周圍的新奇，對自身內心生活的興趣，對於新萌芽的愛，以及未始不對春天，使我想到要模仿劉小冬的大哥的模樣，存一本日記。以上所回憶的當日舊事，便記在我當夜的頭篇日記裏。

春假過後，愛情痛苦着我，似乎在催促着我要去做一件甚麼事，一件能使我，至少感覺上，更接近她一步的事。我便想到要拿一件衣服到她的店裏去補（一種可悲的求愛方式，我承認），但她的店又是只收女裝的。我想不出其他的辦法，一天，（當一切都無辦法時，唯一想就的辦法便成爲可行的辦法）我終於拿了一件童軍的上裝，脫了隻扣子的，到她的店裏。

她的店內擺設得十分雅致，四面的牆上貼着日本女裝雜誌上的婦人照片，牆角的几上並設着鮮紅的玫瑰花，店中坐着四個少女，低着頭踏車，並說笑着，彩色炫麗的衣料舖在機車上。

「你要做甚麼，小弟弟？」一個圓臉孔，掛着假珠項圈的少女抬起頭問我。

「我要縫扣子，」我說，轉向那一個婦人，她正站在一張長桌邊丈量衣服，「你會縫麼？」

這婦人便過來接過了我的衣服，然後她說：

「阿秀，妳現在給他縫一下，」說畢她就將衣服交給了那圓臉的少女，然後轉回身繼續丈量她的衣服。

我覺得被冷待的悲傷。

「哪一個扣子？」那圓臉的少女問我。

我告訴了她，眼睛望着那婦人。

「多少錢？」我問那婦人。

「一塊，」那少女說。

婦人似乎沒有聽見我問她的話，因為她連頭都沒有抬。我的悲傷遂種到心的根底裏去。但過了一會，我看到這個婦人戴起了一副眼鏡，於是我的悲哀便逐漸被我漸高的好奇心代替了。我奇怪她居然也戴眼鏡，彷彿這是一件最不可能的事。我不歡喜她戴了眼鏡的模樣，那似乎不再像她，她的眼鏡戴得太低，看起來太老，而且有一種貓頭鷹的表情。

然後我驀然覺得自己在店裏默望得太久，於是便問那圓臉的少女：

「我等一下來拿好麼？」

「不，就好了，你再等一會兒。」

我便不安地站在店中等她縫好。我又看了看掛在四壁的日本婦人，他們都很美麗，露着皓齒巧笑着，但奇怪為何她們的眼皮都是單眼皮。我又看了看那瓶放在牆角的玫瑰花，她們仍是那樣的鮮紅，我覺得似乎比普通的玫瑰花還要鮮紅些，於是仔細的再看一下，發見原來是一瓶假花。

不久，一個男孩子從店後的樓梯上下來，一邊走，一邊的咬嚼一隻楊桃。他的個子比我高，也穿着童子軍制服，鼻樑上還架一付眼鏡。我突然領悟，這是她的孩子。我見過她有兩個縫學步的小孩，但直未見到過這一個；平時又不見他出來和我們玩的；新搬來的孩子都如此。萬分驚愕中，我，私戀他母親的人，目送他提着一隻水瓶上樓。

縫好了鈕扣後我便不多逗留的夾了衣服走出門。在門口我遇見我芭尙正也跨步進來，我因為怕她告母親知道，我是瞞着母親出來縫鈕扣的，便一溜煙從她的身邊溜掉。

雖然我覺得在她的店裏受冷待了，雖然我看見她的遠比我還大的兒子，我的愛情仍舊沒有蛻變，一個孩子的愛是不易變更的。我仍舊把我十一歲時心中的少年全部的愛情熱烈獻送給她。

於是我便忠心的繼續這件無希望，無發展，也無人知道的愛情。這種絕望，反而替我的愛情染上了一層憂鬱的美。實在的說，我分不清楚當初這絕望到底是給了我苦惱，還是快樂。然而我能確定一件事情，便是在這樣的愛情裏，有一件我比成年人的快樂，我可以不必作無謂的擔憂，不必像成年人一樣無時地杞憂它一日會突時告結；我効免了這層憂慮，只要一日我的思慕存在，愛也便存在。現在看起來，那時候應當算作十分快樂。

那一次到她的店舖裏去，我記得，是我惟一去她店舖中的一次。此後我尋不到其他的機會，

而且，我不知道甚麼原因，我變得十分膽小起來，我並且為那一次的到她店中感覺無比的羞赧。想到只是藉著縫一顆鈕扣的藉口去她店中，我的羞赧愈回想愈增多，終而那一次的事情變成爲一件恐怖一般呈現在眼前，使我出汗。勇氣是一件奇怪的東西：第一次不應當作勇氣，第二次以後方纔能算。

我雖然未去她的店中，但我時常去她的店前。她的正對面是一家雜貨店，那裏賣孩子們吃的零食的，我時常到那裏去眺望她了。每每是我嚼着半塊餅乾，望着她在她的店裏走動。有時我也看到她的丈夫，一個卅多歲的男人，騎着機器腳踏車，據說是在一家商業銀行裏做事。奇怪的一件事是，我竟然對這個男人了無妒意。從這點大約便可以知道我離成長還差得甚遠。我似乎不大明瞭丈夫的意義，以爲他只是她的家中的一份子，定義就跟她的哥哥，她的叔叔，她的姐夫等一樣。但是假如她和一個別的男人談話，譬如她和隔壁的理髮匠閑聊一會，我的妒嫉會使我看到這個理髮匠倒在地上，胸口插一把刀。

於是日子便一天又一天的這樣過下去，像我一頁翻過一頁的日記簿一樣。不久盛夏蒞至，學期的結束眼看就在前面了。我開始爲我的功課擔心，因爲我的代數唸得非常之糟，我非常憂慮我能不能在大考考得及格。代數的老師已經向我幽默的威脅過，說下學期他還要和我碰頭。我受驚得發抖，因爲我讀書以來還沒有留過級，但這一年似乎留級的常數很大。然而即便是憂慮，也含着無限的期望，期望那自由並快樂，海濶天空的暑假的解脫。大考的烏雲便如是籠陰着我，我鎮日的手中捧拿代數，但我並沒有去看牠，只是端着牠憂慮着。我變得蒼白復消瘦了。

終於那沉重的，壓迫人的大考過去了。所有的學生都像小鳥一樣逃出了囚籠，奔向自由的暑

假的天空。快樂的我只是他們之中的一個，多少的孩子受到考試的折磨，多少的孩子等待他們的暑假，等待之中他們都以為暑假不會實現，或者所受的磨難將那期望時的快樂都銷盡了——噢，考試，噢，暑假。

那頭一天的假期的早上，我睜開了十一歲的眼睛，聽着好鳥的亂唱，看這個陽光燦爛的世界。考試已經丟在背後了，不管考得多麼壞，我已經完全忘記；也許孩子都沒有替過去擔憂的能力。坐在小床上，我能感覺到「這」是暑假，不是日曆上得來的指示，是一陣聲音，一道氣味，一片陽光，與以前不同的，提出來的暗示。我聽到蟬的知了知了，我發見天花板上印着洗臉盆的水影，聞到昨夜母親新打開冬衣皮箱準備拿出來「過」日的樟腦丸的香味——我知道這是暑假。快樂是那一個孩子，他從床上跳下來。

年年到覺醒暑期的時候，也就是提醒我們該整理釣魚竿的時候。這時矮小的我們便到廚房的舊炭簍裏，把那曾被母親扔擲在裏面的一根細竹竿找出（那是我們自己做的），將牠拿到洗滌間裏，費了很大的一番功夫洗乾淨牠，以為今年又可以用牠釣到大魚了，雖則以後多半都是用牠釣田鵝。

這一天我同樣的尋出了「釣竿」，洗好了牠，但拿在手上時，我突然覺得牠太不中看了。這曾是我矜傲過的，金色過的手藝，今年我看出牠的粗陋來。我覺得我需要一枝新的釣竿，而且須是一枝真的釣竿，不能再是這樣自個兒手削的鶯腳一枝。我要一枝裝輪子的，有鈴鐺的，細軟得像鞭子的，揮出去時呼的一聲的——要問父親去買。我有希望得到這樣的一枝，因為我可以告訴他那最充足的理由，我十一歲了。

我依舊把這枝「釣竿」丟進舊炭簍裏。

我便去垃圾場尋找我的夥伴，我們都已經隔了兩週，為因大考，未出來踢球過了。我們的媽媽禁止我們。

我走裁縫店經過，希望看到她的臉，但今天她的店舖沒有開門。想是她和一家出去玩兒了。我有些悵然若失，雖然每一天我都看到她，只一天未看也令我悵惘。

我的夥伴們早已經玩起來了，我急忙加入了進去，捲進了吵聲動天的戰團。我們快樂地直玩到日近旁午時方散。我的那一邊輸了，他們怪我不好，我怪加錯了這邊。但我們都饒勇十足的決定明天再來，一定要打敗他們。走回家去時，裁縫店依舊關着門，我又覺得了一次悵惘。

我回家時我的母親正在抱怨着說為甚我芭尚今天不來洗衣服，有事情也應該叫春雄過來通知一聲。然後她便說看我一上午像撒放出了的鴿子一樣，玩得沒有了影子，本想叫我去找我芭尚的，但找我先就找不到了；說我這樣會把心玩野掉的，不要以為是暑假便貪玩哩。這些當然是我最不愛聽的。

午日過後，我十分的瞌睡，外邊的太陽白亮得睜不開眼，屋子裏幾隻蒼蠅在沒有抹淨的餐桌面上停停歇歇地飛。我約莫盹了十分鐘，自己還不知道。醒覺來時，望着窗外的烈陽和屋內桌上的蒼蠅，一種很熟悉的感覺回到我的心臆。我為甚麼早先忘記了牠呢？原來暑假原都是煩悶的。

這時隔壁的劉伯母又慣例的來找媽媽聊天來了。她頂着滿頭像蛋捲似的髮捲子跨進門來，問我說：

「你媽媽在家麼，小弟？」

「我在廚房裏啊，劉太太，」媽媽應道，「妳坐就來。」

劉伯母已經尋着聲音到廚房裏去了。

不一忽兒她們從廚房裏出來，媽媽的手上被滿了胰子的泡沫，找了一塊布來揩拭着。

「要死，妳怎麼自己洗衣服了呢？」劉伯母坐了下來說。

「不是啊，今天那個莪芭尚不曉得爲甚麼沒有來，只好先自個兒洗一下囉。」

「就是麼，我就要告訴妳的，」劉伯母說，搖着她一頭花枝亂顫的髮捲，「妳知道莪芭尚怎麼了罷？她的錢全部倒光了。一共兩萬塊錢的積蓄，全部倒的光光的。這回子她病了哩。」

「哦？是麼？我都不知道她有積蓄，」母親說，覺得很詫異。

「是她辛辛苦苦洗衣服積起來的啊，她都說是積了給她的孩子以後唸書用的。真作孽哦，倒了她的。不過，這一回我們街上吃虧的人也多着哩。葉太太就倒了一萬，聽說還是大前天剛剛放進去的，且還是葉先生辦公廳裏的煤球代金哩。吳太太也埋了三千下去。哼，那個害人的妖怪女人呵，現在一家都逃了。」

「誰啊？」

「那個開裁縫店的女人啊！妳不知道她好厲害，一倒就是十五萬。誰也沒有想到她會來上這樣一手。人家都是看她店業好，信用她，也貪她的利息不弱，哪知她壞突倒了。」

「真沒有想到，」母親說，「看她平時人滿好的麼，哎，那莪芭尚這回也怪可伶的……」

我已經沒有聽清楚母親下面說的甚麼。我轉過身跑出了屋子，向着那一家裁縫店跑。

裁縫店仍然關閉着門，門口多了幾個抱臂站在那閒聊天的婦人。我望着那店舖，發呆了半

晌。那幾個婦人的談話我能聽得到。

「昨天晚上溜走的啊，不曉得現在哪裏。」

「可以去告訴警察麼，捉她回來。」

「沒有用處的，捉到了後她只需宣告一聲破產，便甚麼責任也沒有了。況且她有了錢，官司就吃不到頭上。」

「是早就有計劃的啊，」一個說，「妳看她來這裏不到一個月就急着把大半個樓先賣出去。」

「聽說留下的這片店面子上一個星期也變賣掉了。」

有幾個下女站在店的右邊向內中張望，我也過去張望了一下，從一塊小玻璃窗望進去，裏邊已經空無一物了，縫紉機和桌椅都已經搬走了。

「真是的，連那幾個女工的工錢都不發就溜走了，真是好意思！」

聽到這一句話，我的耳朵也突然忿怒的發熱起來。

我回到家裏，劉伯母已經走掉了。母親看見我進來便喃聲說道：

「真是沒有想到，真是沒有想到。人心一年不如一年。市上發財的人多了，詐財欺騙的事也多了。市面的景象固鬧熱，但要人心壞了，要這樣的鬧熱做甚麼？這回幸虧得我們是沒有錢的人家，否則也放了進去，不也吃了她的虧！」

我們是沒有錢的人家，我的父親那時在一所中學裏教書，教書在臺灣，是應當歸爲清貧的一類的。但莪芭尚又是有意的人家麼？我這麼想。爲何也倒她錢？還有那幾個未領到工資的女工，

爲甚麼吞她們的？

那一天的傍晚，我拿了一本書登到屋頂的晒衣服陽臺上，我預備聽從我母親的話溫一點功課了。天空是寧謐的柔藍色，我頭倚着陽臺的欄杆，坐在灰格子的磚地上。

樓底下街的斜對面，我能敲聲得見那家裁縫店，仍掩閉着門，但門口聊天的婦人已經離散了。

想起這一個婦人，想起她那一張美麗而慈善的臉，我一時還不能相信這一個婦人是一個騙子。但她委確是一個騙子。每想到這裏，我的心便忍受一遍陣痛的痙攣。

我還眷戀着我對她的愛情，我期望保存住牠。我閉攏上眼臉，想像她的那張如白蘭花一般的面貌——然而每次我都曾想起她的這一件缺憾；我便在那一張臉上看出醜惡來；花便枯萎的拘下了頭。

暮靄已漸漸的合上了同安街，人家的煙囪頂已繚起了淡白的炊煙，我發覺眼前的景緻漸漸地模糊了，原來我的眼中盛滿了盈盈的淚水。

呵，少年，也許那時我悲傷的不純是一個女人的失望踐，而是因爲感悲於發現生命中有了一種甚麼存在欺騙了我，而且長久的欺騙我，發現的悲傷和忿怒使我不能自己。

自那一天以後，彷彿我多懂了一些甚麼，我新曉得了生活中摺雜有「欠缺」這回事，同時曉得以後還需面對更多「欠缺」的來臨。自那一天以後，我忘卻了那一個女人的美麗，雖然我直未能忘卻這一件事故的前後和始末。難怪的，那是我最初一次的戀情。

## 黑 衣

是一個臺北秋天的夜晚，寧靜的天空顯示着狂暴的颶風季節已成過去了，今後的月份將是像流水一般的平宜。我去參加一個朋友的宴席；這個朋友是一位文化界裏的人士；這個宴席是爲他的小兒子滿月而開設的。我這個朋友早先便有三個千金，但都不曾做這滿月，只這次因爲是一個公子，兩夫婦份外的歡喜，所以特別爲之慶祝。我到得不算早，但也不算遲，因爲正值客人都已來齊，但厨子還沒有預備妥當，賓主們正在客廳裏交談等待的時候。

主人的客廳佈置得很雅緻，是一間日式的格局，門檻上彫着鏤空的山水，室內復擺置鵝黃的沙發，廳外廊沿的一排玻璃門一字滑開，客廳便空對着廊外的花園。手執茶杯的客人們，或坐的，或站的，隨適地談着話，不時且能聽見花園裏唧唧的蟲鳴，並看到飛渡着的流螢。

這一夜的客人十分多，總有卅來個。但其中我認識的卻是少數，因爲大半的還是主人的一些親戚。我也點了一根紙煙，和我熟識的朋友站在一塊，閑散的聊一些日間瑣事。穿白衣，端着杯盤的侍者在我們四週走動；還有那些輕輕轉換位置的男女客人；男客們不時發出如春雷樣的笑浪；女客們煽動着像無數的小蝶在翻舞着的骨扇。

這時，我注意到有一個身着黑布中國長衫的男子站在客人中間。他一會兒在這一角角落和一羣客人談話，一會又到另一處和另一羣客人談話。他的黑布長衫使我發生興味的對他多注兩眼，